

馬州志卷十七

雜傳總序

褒惡之體與著史同彰善癉惡非特述懿行也凡官於斯州
廕解之奇人傑士列女與夫遵行之足以垂戒者例得具書
今分爲十六門總題曰列傳爲八卷以良吏宦績并其首次
名臣次治行次耆碩次忠義次孝友次儒行次文苑次義行
次隱逸次方技次三氏次寓賢蓋其人不足盡述而其事不容
沒者則援宋歐陽脩新五代史之例歸諸雜傳而終之以列
女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論
語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嗚呼後之人其敬誦

之哉述列傳

列傳一

良吏傳

漢潁川太守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少爲郡吏州從事舉
茂才爲陽翟令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以宣帝定策功賜爵關
內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爲盜賊前二
千石莫能擒制廣漢旣至數月擒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
川豪傑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
者受計出有案問旣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
怨咎又教吏爲飭箠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傑大姓

子弟所言其後彊禁大族家家結爲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
吏民相告告廣漢轉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壹切
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廣漢爲人彊
力天性精於吏職尤善爲鈎距以得事情它人莫能及也郡中
賊盜間里嚙俠其根株寔深所在發吏受取講書錄解題卷之
知之所居好用世吏子孫竊進年少者專厲彊壯讎氣見事風
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後以論丞相魏相妻獲
婢事不實論死

漢書本傳

論田舊志不載廣漢節節事意謂權術制馭不足節後漢志
載名宦非史家傳稱更此荷有看顧書之語徂其實猶勝於

後之以虛詞誣飾也廣漢以廉潔通敏下士爲名其行事與張湯近湯酷而廉廣漢謫而明史稱其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固亦不妄得名哉

潁川太守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爲郡文學以父義諫燕王死擢諫大夫遷淮陽太守徙潁川潁川多豪強難治國家常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讐延壽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

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
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
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東郡太守遷左馮翊後以
與御史大夫蕭望之爭事爲望之所持宣帝惡延壽遂論死吏
民曉之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
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鄉
射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郡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鄉
之事涪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
趨鄉之吏置丘五長相率以孝弟不轉舍姦人閭里奸相有非
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趙頌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

楚之憂皆懷安之其後黃霸代延壽居潁川因其迹而大治

漢書本傳

論曰班史言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
許上不信以朱身墮功按延壽治績過廣漢遠甚廣漢紀魏
禍由已作延壽則爲望之所階史乃比類譏之過矣然亦惜
其不能小忍以陷大僂也 國朝朱氏軾蔡氏世遠編摩
循吏美延壽之考行古禮與民爲讓彬彬乎三代之遺風而
重嘆其不幸豈不然歟至延壽之置王伍長則又後世保甲
法所自仿云

潁川太守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以豪傑役使徙雲陵少
學律令喜爲吏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

大臣爭權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繇是俗吏尙嚴酷以爲能霸獨以寬和名宣帝卽位以夏侯勝薦擢爲揚州刺史三歲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綈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植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歸歎尋釋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伺察擇良年廉吏

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長吏許丞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尙能拜起送迎止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皆出於民所易新

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
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曰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
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
適士刻乏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
其前前後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
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
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母以眾多田者讓畔道不捨遺養
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吏民鄉於教化興於行
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
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者力田皆以奉贍

爵及帛後數月徵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丙吉
爲丞相封建成侯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甘露三年薨諡
曰定漢書本傳

論曰班氏謂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總綱組號令屬耄耆
及丙魏於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後之論者或謂霸不自立
傳而以入循吏於義未安然班述馬史例法嚴謹非若後世
蕪雜以循吏曰霸不爲過也至霸以欲秦神雀爲張敞所譏
猶載王成之僞增戶口美惡互見良史之體裁務在可否相
濟以爲後法抑宣帝任霸亦第責以郡守之事其信用遠不
逮丙魏烏能專責霸哉

潁川太守何並字子廉祖父以吏二千石自平輿徙平陵並爲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爲長陵令道不拾遺哀帝時自隴西太守徙潁川代嚴詡是時潁川鍾元爲尙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爲郡掾贓千金並爲太守過辭元元免冠爲弟請一等之罪願早就髡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欵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敕曰三人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廼收之趙李

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虓負其兄止雒陽吏格殺之亦得趙李它郡持頭還竝皆懸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見紀潁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賜勿受葬爲小椁直容下棺恢如父言王莽擢恢爲關都尉建武中以竝孫爲郎史臣班固謂竝之節亞尹翁歸云漢書本傳潁川太守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從光武兵間爲偏將軍建武二年坐繫考上書者免是時陽翟嚴終趙放聚眾萬餘與密人賈期連兵爲寇恂免數月復拜潁川太守與破姦將軍侯進俱繫之數月斬期首郡中悉平定封恂雍奴侯邑萬戶時執金

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繫獄時尙草創軍營
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於市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
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
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
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
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尙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
乎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二人皆兼二人之
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
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
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

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恂歸潁川三年遣使者卽拜爲汝南太守七年代朱浮爲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卽日車乘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備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後從駕入關平隗囂將高峻十二年卒諡曰威後漢書本傳

論曰光武以經術飾吏治故一時諸將多自謹敕而恂潁川

之治最爲著聞固其才兼文武抑亦經明行脩之效與厥後功臣參議政事惟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而恂以早沒不得預向使年次鄧賈其功烈豈止如史策所載哉

潁川太守郭伋字緇侯扶風茂陵人少有志行哀平間辟大司空府世祖初潁川盜賊羣起建武九年徵拜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門當一土耳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因自刻專命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焉後漢書本傳

潁川太守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年十二顯名太學號爲聖童
避兵隴西隗囂遣使請延延不應光武時歷官守令顯宗卽位
拜潁川太守其後事詳叢史傳後漢書本傳

論曰延名在後漢書循吏傳傳言延在建武時拜武威太守
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召陵令明帝拜潁川太守永平中復
官河內太守九年而卒其在潁川當不久故無治績著於策
然賢者所至安靜之治民食其福何必赫赫哉舊志列於傳
後之後宜也

潁川太守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
世祖襲爲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

曰萬石秦氏建初六年彭復爲潁川太守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尤異
寧和二年卒後漢書循吏傳

論曰兩漢之治最爲近古二書所載循吏皆克有其實然竊怪祥瑞之出多在近畿地如鳳凰來集一見於黃霸再見於秦彭抑又何也然彭自良吏其治績多與霸稱守山陽尤有異政今獨著其治潁川云

潁川太守朱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父由爲太尉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爲汝陰令政爲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爲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